

呼倫貝爾戲劇選



目 录

- 前言..... (2)
- 家风 (独幕话剧) 李荣超 (5)
- 寸草心 (五场话剧) 郭纯、王星之、克明 (28)
- 十字疤 (电视文学剧本) 王子述 (81)
- 家住临江村 (小歌剧) 张世勇、马先明 (161)
- 年轻的监理站长 (电视剧) 王 平 (190)
- 花园会 (独幕话剧) 刘电忱 (245)
- 禁区花儿开 (小评剧) 孟庆飞 (277)
- 异乡情 (独幕歌剧) 生 宝 (302)
- 在这座蒙古包里 (独幕话剧) 戴雅莉 (314)
- 希望 (歌剧) 敖·吉尔嘎拉图
旺·道尔吉 (339)
- 编后话..... (357)

全面贯彻党的文艺方针

繁荣我盟戏剧创作

自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，我盟的戏剧创作队伍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发生了很大变化。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我盟的戏剧事业一改过去停滞不前的旧观：在京、评、歌、话、影、视等各类剧目上，都有较大的发展，三级创作网基本普及。作者队伍逐年壮大，素质也有较明显的提高。我盟戏剧园地《呼伦贝尔戏剧》已经成为全盟业余戏剧作者和专业戏剧作者的挚友。四十年来，据不完全统计，我盟专业、业余作者所创作的剧本，在省、自治区及以上一级刊物上发表过的各类剧本三十余件。《呼伦贝尔戏剧》蒙、汉文版已出刊七期，发表各类剧本百余件，印发九千册。与廿个省市、自治区的有关单位作了交换，互通信息，加强办作，提高戏剧期刊质量，促进戏剧事业的振兴和发展。一九八五年，我们参加了在西安的全国戏剧刊物期刊会，学习观摩了兄弟省市的经验，为办好《呼伦贝尔戏剧》汲取了丰富的养料。

五十年代，我盟作者刘才的话剧《风雪之夜》曾进京演出，八六年，我盟组织创作的话剧《渥巴锡汗》由我盟话剧团排练进京演出后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；我盟作者王子述等同志的几部电视剧在中央台向全国播映，又填补了我盟电视剧

的空白。我们这本专辑所刊登的十件剧目，是我盟作者近几年创作，由我盟排演，荣获自治区剧目奖或由自治区和中央台向全区、全国播映的作品。这些作者，为我盟各族人民争得了荣誉，为广大戏剧作者树立了榜样，他们的努力取得了应有的**报**。这些作者，有的是身居各个岗位的领导干部；有的是年逾半百的戏剧前辈；有的是敏于思考，注重积累勤于笔耕，矢志戏剧事业的职工干部和基层业余作者。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熟悉生活，社会责任心强，有了成绩不骄傲，没出成绩不气馁，遇挫折不灰心，都有着献身于全盟戏剧事业的精神。

我盟也和全国一样，当戏剧事业出现“危机”的时候，有的作者见难而退；有的作者顾左右而务它；有的作者在挫折面前“金盆洗手”；有的作者观望与等待……我们不否认和回避出现过的问题和困难，但我们还希望我盟的戏剧工作者能共同努力改变这种现状，开创新局面。因为我们不能只看到不利的一面，还要看到有利的一面、起主导作用的一面；党的六中全会决议的“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，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，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。”开放给我们带来效应的信息，电子时代打开了我们的眼界，为我们的“纵向继承，横向借鉴”取、舍、容、蓄提供了更多的条件。再说，人民的文化素养普遍提高，骨干蜂涌，新秀辈出。前浪不涌后浪推，对提高戏剧作品的要求是刻不容缓的，诸如作者的三代意识，命题立意，思考层次，手法角度，哲理深度，审美价值，民族传统的继承与发扬……象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“人们的观念、观点和概念，一句话，人们的意识，随

着人们的生活条件，人们的社会关系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……旧思想的瓦解，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……”这就要求我们更新观念，顺应改革潮流，变革思维方式，开拓思维天地，承前启后，继往开来，让我盟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，把我盟戏剧事业推向新的阶段。

我们的艺术民主，创作自由，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。呼伦贝尔广阔无垠的天地，每个作者在这里完全可以大显身手的。呼伦贝尔优秀的民族传统，鲜明的地方特色，现代生活主旋律的强音，等待我们的戏剧作者去继承、寻找与发扬。我们都要珍惜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，决不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我们精神净地上蒙尘。在我们潜心致力于人物，特别是少数民族人物的心灵深层次的开掘时，也要谨防那些用“现代意识”包装的赝品打入我们思想市场。什么一切以“自我”为中心；冷漠即超脱，虚无即透彻，荒谬即才华，复旧即寻根……无疑，我们应该吸收外来的有益的表现手法和技巧，但这些思想会影响我们深入生活接触实际，而缺乏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，会软化我们艰辛劳动的毅力，减少在困难面前的勇气，对全面理解贯彻“二为”方向和双百方针，起消极作用。这些冒牌货，一旦侵入，机体就会受到腐蚀。

我们这个专辑，~~也是~~是向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的献礼，~~也是~~是我们接受广大戏剧工作者对我们的一次检阅，或说是我们前段工作的总结，借以与兄弟地区交流心得，磋商技艺，成为向我盟人民提供更多、更好的精神产品，繁荣我盟戏剧创作的一响战鼓与号角、一支序曲。

满洲里市文工团演出，参加84年全区新创剧目巡回检查评比获优秀创作奖，并获85年全区索龙嘎荣誉奖。

家 风

(独幕话剧)

李荣超

时 间：一九八二年夏。

地 点：高家。

人 物：高俊友 五十七岁，某煤矿矿长。简称友。
高 母 五十六岁，高俊友之妻。简称母。
高景强 三十一岁，煤矿劳动服务公司干部，高俊友之长子。简称强。
张玉兰 三十岁，高景强之妻，市饮食服务公司干部。简称兰。
高景志 二十七岁，煤矿机械厂电工，高景强之弟。简称志。

王秀梅 二十五岁，待业青年，高景志未婚妻。
简称梅。

高景琰 二十一岁，高俊友之女，待业青年。简称琰。

[这是一座临近街中心的独门独院土木结构的住宅。舞台三分之一是院落的一角。有桌有椅，有树有花。三分之二地方是会客室，室内摆设一般，但有时代气息。有门与卧室、厨房相通。远处，是正在建筑的高楼大厦。

[幕启。在一阵阵城市特有的嘈杂声中，梅正在院里洗着衣服。母端着一个装有馒头和菜的托盘走出。看一眼正在洗衣服的梅，然后向后院走去。不一会儿，她又从后院返回，来到梅身边。

母 秀梅呀，歇一会儿吧！剩下那几件让景琰洗。（拉梅）
走吧，进屋歇一阵儿！（向内呼喊）景琰！景琰！

梅 高大娘，别喊她了，我一会儿就洗完了。

[琰卧室里传出歌声。

母 哎呀！成天这么鬼哭狼嚎的，吵死人啦！景琰，快出来
帮秀梅干活儿！

[片刻，琰掀开门帘站在了门口。她上身穿件乳白色的无领无袖衫，前坦半胸后露半背，下身穿着件浅红色的超短裙，光着脚丫，拖着一双厚底拖鞋。

琰 （边照镜子抹着口红边说）妈妈，您也怕吵呀！怕吵为

什么不赶快把房子卖给劳动服务公司，让人家开饭馆，办商店，一下子能安排三十多个待业青年，我秀梅姐的工作也能跟着沾沾光。你们老两口子可倒好，谁也不吱声！

母 你问我，我问谁？你爸爸整天耷拉个老脸儿，总也不开晴！

瑛 那就请您劝劝爸爸，求他老今天就点头把房子卖了！不然的话，市政府一颁布国家重点工地上地的有关规定，可就不好办了。

母 那碍着咱们什么事儿？

瑛 到那个时候，您就卖不了那么多钱了！

母 是那么个理儿！

瑛 还是你们老两口有远见，有福气，不然的话，劳动服务公司能出一万三千元买咱这座破房子！快快定吧，我大哥那儿还等着回话儿呢。

母 这事儿还得司你爹，他不点头，谁说什么也白扯。快别跟我磨嘴皮子了，帮你秀梅姐把那点儿衣服洗完，一会儿你爹和景志回来好吃饭！（进厨房）

〔瑛走到院内。〕

瑛 未来的二嫂同志，待会儿我爸爸回来，你也帮点儿忙，劝劝他老赶快把房子卖给劳动服务公司吧！有了卖房子的钱，也就不愁你进劳动服务公司的五百元垫底儿钱了！（她走过去，帮助梅拧衣服，猛然发现一件花衬衣，不高兴地）给我爸爸妈妈洗洗涮涮，还情有可原，怎么能给他们那窝子洗？（向后屋喊）大哥，大哥？你

们懒死了！

梅 大嫂最喜欢这件衣服，她上班忙，帮她洗洗算不了什么！快别吵吵。

[两个人一起向后院去晾衣服。片刻，梅又返回来端起洗衣盆走出大院去倒水。瑛手里拿着一节香肠从后屋大哥家返回来。

瑛 妈妈，妈妈，快出来！

母 (从厨房出) 又咋啦？一惊一诈的！

瑛 偏心眼儿，(举起香肠)好吃的都给你大儿子大媳妇送去吃。大嫂又干什么去啦？一点活都不干，连件衣服还得秀梅姐洗，象话吗！大礼拜天，一个躺在炕上死睡，一个领孩子逛大街，把他们美死了！

[梅从院外上。

瑛 (一边吃着香肠一边说)秀梅姐，从明天开始，不许你再给我家洗衣服！有钱不买洗衣机，拿人代替，这叫剥削！

母 再这么没正形儿，就托人给你找个对象结婚滚蛋，少在家气我！

瑛 赶我走，没门儿！我还等着卖房子的钱，分它个三千五千块买嫁妆哩！不然的话，八十岁也不找对象！

母 你就别指望这笔钱，这笔钱分给景强景志是正理儿，怎么也轮不到你个丫头家头上。

瑛 我高景瑛是不是您生的？是不是高家的人？凭什么没有我的份儿？今天他们敢宣布没有我的份儿，明天我就敢把房子给你们点着了！

母 你敢！

瑛 有什么不敢的！大不了蹲笆篱子，矿长的女儿蹲笆篱子光荣！

母 你是想要我们老两口子的命呀！

瑛 要命没用！我要钱！要工作！妈妈，您就劝劝爸爸快把这房子卖了吧。

母 房子是你爸爸作主盖的，我怎么好开口催他卖掉呢！

瑛 亲密战友，无话不说嘛。为了秀梅姐的工作，也该大开佛口。您要是再不开口，我可要造反啦！当年造反咱没赶上，这回补上这一课。

母 有能耐朝你爸爸要，跟我念什么秧儿，咱可说不了他！

瑛 咱这个家就是不民主，一言堂，霸权主义！（说着欲出院）

母 回来！看你那打扮，还敢上大当逛，丢人现眼的样儿。要是让你爸爸看见，还不打断你的腿！

梅 景瑛！你……

瑛 怕什么！让那些外来的人也瞧一瞧，咱内蒙的姑娘也不比他们那疙瘩的姑娘土。

梅 小瑛妹妹，我看……

瑛 我看你不要在我家低三下四的。就你这样，将来过了门，还不得受一辈子气呀。学学我大嫂，整天把老婆婆摩挲得滴溜转，让老公公乐呵呵的。你呀，就知道吭哧吭哧地洗衣服，闷哧闷哧地干活儿。

梅 让我说什么。你们家的事儿，我怎好……

瑛 你别自己瞧不起自己，咱不就没有个工作吗！没工作也

不比谁低一等。他们是人，咱也是人，凭什么不能平起平坐，理直气壮地谈谈自己的看法。

梅 这……

母 谁像你尖嘴猴腮的，什么都插嘴，没老没少的！

瑛 民主嘛，人人平等。二嫂，你说说看。

梅 小瑛，看你……

母 野丫头，太不象话了！

瑛 这有什么磨不开的！早叫晚叫，早晚都得叫！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！我就不怕，谁敢叫，我就敢答应！

〔大院外响起了自行车铃声和咳嗽声。〕

母 你爸爸回来啦！（进厨房）

〔瑛吓得忙钻进自己卧室。梅向院外张望。友推着自行车上，梅接过自行车，推向后院，友走进会客室。〕

友 老太婆，你来看看，这件衣裳给秀梅穿怎么样？（边说边从布兜里拿出一件朴素的衬衣）

母 （从厨房出）你还能买回什么好东西！（接过仔细端详）行！挺雅素的，秀梅穿，行！（向院内喊）秀梅，你进来看看！怎么没给大媳妇买一件呀？

友 大媳妇自己挣钱，自己买！景志到哪儿去了？

〔梅进会客室。〕

母 （指梅）景志给她家干活去了。秀梅，穿穿看合体不？

梅 给景瑛妹妹吧！大爷大娘，我有穿的就行啦！

〔瑛从卧室出来。她又换了一套衣服。上身半截袖花衫，下身穿一条浅色涤纶筒裤，高跟鞋。〕

瑛 爸爸偏心，咋不给我买一件呀！秀梅姐，快收起来吧，

不然大嫂回来，又要挑理儿……

友 我爱给谁买就给谁买。你们干嘛要跟秀梅比呢？她没爹，一个寡妇妈领他们姐弟三个，靠当临时工过日子，容易吗！秀梅又没个……

瑛 把房子卖给劳动服务公司，让我大哥把秀梅姐也安排进去，不就结了？

母 老头子呀，赶快把房子卖了吧！我可怕这轰轰隆隆、吱吱哇哇的吵闹声，耳朵都要震聋了！

友 这吵闹声好哇，我就爱听！越听越高兴，祖国兴旺发达的表现。挖了几十年的煤，就盼祖国兴旺起来，现在老了，听听这声音心里也舒坦。

母 贱皮子。

瑛 爸爸，您什么时候办离休呀？离了休，我好接……

友 （顿感意外地）什么？我真的老了吗？（走到镜子旁照照）

瑛 我们都长大了，你们还能不老？这是客观规律。把位置让给年轻人，不是更好吗？我就不相信，你的精力能比我们年轻人强。

梅 小瑛！

友 （不耐烦地）去！去！去把你大哥叫来！

〔瑛转过身朝母亲扮个鬼脸儿，还掐了梅一把，向后院走去了。〕

母 这丫头，跟我得得半天卖房子啦。依我看，卖就卖吧！一万三千块不少啦！卖了房子，把钱分巴分巴，给他们哥俩每人分点儿。再给老二和秀梅，还有景瑛各置点结婚

用的东西，你再一办离休，咱就搬进公家分给的新房里去，安安静静地活几年得了！

友 老祥儿，这房子是哪年盖的？你还记得吗？

母 “瓜菜代”那年呗！跟景瑛一般大，二十二年啦！那个时候我不同意你盖，你硬要盖。现在不卖不行呀，整天吵死了，再说市政府要下文件了，过了这村可就再没那个店了。

友 趁这个时机捞它一把？

母 咋叫捞一把呢？一万三千块是劳动服务公司给的价，又不是咱们张口要的。

友 有感情啊！

母 你就别没出息了，还有感情哪！

[友在会客室里来回踱着，看看这儿又摸摸那儿。母和梅都不解地相互望了望。院内。瑛拉着强从后亮走来。

瑛 醒醒吧，大少爷！老太爷要跟你商量卖房子，别装迷糊啦！

强 商量什么，只要他点个头，什么都解决了！

[瑛推着哥哥进了会客室。梅见此情景，自动离开会客室走到院内。

强 爸爸回来啦？

友 你媳妇在家吗？

母 一大早就领着两个孩子出去了。

瑛 连衣服都得秀梅姐给洗，简直成了大少奶奶了！

强 她说有事儿嘛。

友 景强，你们劳动服务公司买了这房子能安排多少待业青

年？

强 开饭馆十五人，办商店十五人。

友 都有谁？

母 有秀梅吗？

〔强从兜里掏出一张纸，交给父亲。瑛凑过去看。〕

强 只能看，不许说，现在还保密！

瑛 简直笑话！自己糊弄自己，还能保住密？

〔友看了看名单，皱皱眉头，把它装进上衣袋里。在室内又来回踱起来。〕

强 （向爸爸还说着）卖了这房子，我们还想聘请您负责这儿的工作，每个月给五级工的报酬！事情是委托我办的，您当然会明白办成以后的前景。

友 （不语）……

〔此时，强的弟弟志上。〕

梅 （忙迎上）景志，你累着了吧？

志 爸爸回来了吗？

梅 回来了。

友 景志呀，你进来。老太婆，把我分的那袋大米倒出一半儿，让景志马上给秀梅家送去！

母 好！这回咱俩可想到一块儿去了！（进厨房）

〔强不耐烦地走到院内，向院外张望。〕

梅 （忙上前阻拦）大爷大娘，快别这样。这几年你们没少帮助我家，哪能还……

〔母从厨房拎大半袋大米出来。〕

友 你爸爸和我是老伙伴儿了，谁成想得了那么个倒霉的病，

丢下孤儿寡母的过日子，不帮助帮助，光靠国家行吗？

母 你大爷不光对你家这样，对别人也……

友 老太婆，快别得得那些了。

瑛 咱们是亲戚，帮一把更没说的。

[瑛说罢跑到后院将自行车推了过来，帮助志把米袋驮好。

[志推自行车下。梅跟到后院门口，被瑛扯住。

瑛 别走，帮我熨熨衣服。

[强的爱人兰上。

梅 （亲切地）大嫂回来啦，两个孩子呢？

兰 （带答不理地）送姥姥家去了！秀梅，景志驮东西干什么去了？

梅 大爷大娘让他给我家送点大米。

[兰哼了一声，走到强身旁。

兰 走，回屋去！

强 爸爸在会客室坐着呢。

兰 （朝屋里喊）爸爸，请您别走，有件事情跟您老商量商量。（同强进后屋）

瑛 秀梅姐，看见了吧！学着点，你看大嫂的嘴多甜，像抹了蜜似的。（学兰的腔调）爸爸，请您别走，有件事……

梅 （微微一笑）看你……

[瑛低声叨叨着跟梅进了卧室。会客室内。

母 老头子，别二意思思的了，把房子卖了吧！

友 （不语）……

母 把卖了房子的钱拿出五百元给秀梅垫上，让她也去上班。再给景志他俩把事一办，咱们可就了了一份儿心事儿啦。

友 （闭着眼睛仍是不语）……

母 咱们搬进新房子，让景志跟咱们过。景瑛顶了你，有了工作，我看不出两个月会找主儿嫁人的。要不整天疯疯颠颠的，她要是能赶上秀梅一点点……

友 别叨叨这些了，你说房子咋个卖法儿吧？

母 人家不是合咱一万三千块吗？咱就收它一万三千呗！

友 那，这政策……

母 我不管啥政策不政策的。搬新房卖旧房有的是，要的钱还差不少，连个破煤棚子、烂鸡窝也要钱，青秧子土豆还一块钱一棵呢，简直都红了眼，穷疯了。人哪，不能得理不让人，得着便宜狠狠地叨，国家还不宽绰，要不干脆还让咱买那个公债呢！

友 是国库券。

母 我说的都是那些婆婆妈妈的。主意还得你拿，我听你的。

〔静场片刻。母看友闭着眼睛，以为他睡着了，就生气地出了会客室，向大儿子的后屋走去。〕

母 玉兰呀，饭菜是不是都凉了？（下）

〔强同兰从后院出来。强不耐烦地要进会客室，被兰紧追几步扯住衣襟停住。〕

兰 说了半天，你倒是啥意思，同意不同意？

〔强用手指了指室内，示意她不要说话，兰探头看了

看，乐了。

兰 老爷子又睡着了！我们饮食服务公司给的这个价钱，可比你们高多了，我看一起劝劝爸爸让他点头卖给我们公司吧！

强 你这是成心让我坐蜡。没事你穷搭格它干啥，多拿几千咱也捞不着，不能变卦。

兰 那可多两千块呀！

强 我们公司一下子就能安排三十个待业青年，那可都是头头儿的孩子。

〔梅从瑛的卧室正要走出，听见强夫妇在谈话，又退了回去。〕

兰 就算你能耐大，安排下三百个，又能给你多大的好处！我就不信那帮头头们每个人能赏给你三十元。大不了给你个小乌纱帽，还是个没翅的乌纱帽。

强 头发长，见识短！有职不愁没权！

兰 有权哪如有钱。你要是有权，我可以拿钱买你的权！

强 （把手伸向兰）拿来，拿钱来我看看。两个人一个月才挣那么百十来块钱。都不够买它三双好牛皮鞋的……

兰 （把手给打回去）死螃蟹，连点沫儿都没有！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们饮食服务公司决定给两万块钱买下这座房子。跟家里人讲是一万五千，外带一个指标。其实那一个指标是我用两千块钱买下的，剩下的那三千块，我求人给咱买座小房，一转手，咱也能再捞它个三千五千的。懂了吧！我的小祖宗。

强 这……